

横尾忠则和他的艺术名家朋友

横尾忠则是日本平面设计师、艺术家，有“日本的安迪·沃霍尔”之称。他曾主演大岛渚的电影《新宿小偷日记》，与细野晴臣一起制作唱片，亲历并创造了那个年代日本前卫、自由的艺术圈氛围。这本自传《海海人生》回顾了他波涛汹涌般的传奇人生，披露了诸多精彩的“时代与人的相遇”。

喜欢引人注目的三岛由纪夫

跑来东京一转眼五年就过去了。虽然工作委托一点都不多，可是心里却一直惶惶不安，总觉得1965年好像会遇到什么超乎想象的遭遇。

所谓的设计师啦、插画家啦，只要没有工作上门，不过只是一种花瓶。正当我为自己只是件装饰品而感到困扰的时候，吉田画廊跑来提议说想要举办真锅博、宇野亚喜良和我三个人的插画系列展。

过去大家都没有想过要办插画个展，这是一种崭新的发表形式。因为这和工作插画不一样，完全没有任何限制和条件，我想画现实当中不会被采用的情欲风格的图，譬如说金发美女在太阳、波浪和飞机的背景当中摆出诱人的姿势，做一系列这样的作品。此外还可以做强调超现实故事性的作品，或者是用彩色墨水画约翰·凯奇的肖像。这批作品我非常希望能够请到我长年崇拜又憧憬的三岛由纪夫来参观，就请认识他的高桥睦郎千万记得帮我传话。我拼命压抑自己那种像是少女要和崇拜的偶像会面的悸动，待在画廊里牢牢盯着时钟指针，带着非比寻常的紧张和兴奋等待三岛由纪夫现身。突然间画廊入口有人大声说话。

“哇哈哈，美国女人搭配日本海军旗啊？”可真万确是三岛由纪夫的说话声。我慌慌张张从画廊里面跑出来。三岛由纪夫比我想象的矮。不知为何这件事情让我松了一口气。他头发剃得很漂亮，让人联想起美国海军水手。粗眉下方炯炯有神的眼睛看起来既像是在瞪人又像是在笑，有时候皱起眉头看起来又像是孩子要哭的表情。他说话的时候嘴巴习惯稍微往旁边歪。后头部异常发达，相对显得脖子很细。上半身可能健身锻炼过，看起来很结实，然而下半身却像另一个人似的让人觉得纤弱。正字商标的胸毛在开襟的POLO衫胸口泛光。我心想，5月才穿一件POLO衫不冷吗，果然不出我所料，露在短袖之外的壮硕手臂生着许多鸡皮疙瘩。左手打完针缠上白色绷带，看起来很可怜。洗旧的米色法兰绒POLO衫和淡褐色的修长西装裤像是

紧身衣那样服服帖帖显现腰身。手上拿着他那个招牌深黄褐色的小皮包。那个包包做成橄榄球的形状长得有点古怪，可是似乎是他自己非常引以为傲的包包。

三岛由纪夫曾写过见到让·谷克多的时候看到对方散发一股光芒，对我而言他也是这样。“百忙之中能够劳您大驾光临真的很荣幸。我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三岛先生的粉丝，一直深受您作品吸引。”“喔。”三岛由纪夫回得很冷淡。

我对自己的招呼没有获得反应非常在意，第一印象是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三岛由纪夫了，这让我变得非常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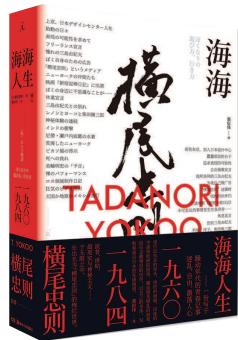
三岛先生似乎只对我的画感兴趣。在所有作品当中，他尤其喜欢一张风格很超现实的画，画面上戴着丝质礼帽和眼镜的男子脸部中空，在巨大浪涛的背景里有位裸女欢笑伫立，海面上有只像猫一样的怪物嘴巴正在喷火。由于三岛先生一直用一种非常佩服的表情盯着这幅画，我想如果说把画送给他，对方应该会很高兴吧，就这样一边思考假使遭到拒绝该怎么办，一边抱着祈祷上天保佑的心情跟他提议。

“耶？真的吗？我很高兴，可是这样很不好意思。”

“不会，不会，没关系，请收下吧。”虽然觉得好像有点在强迫推销，可是三岛先生似乎对我的提议感到非常开心。

过了整整一个月之后，我接到邀约。介绍三岛由纪夫让我认识的高桥睦郎和我一起前往三岛公馆拜访。杂志上洛可可风格的白色建筑坐落在我的面前，我觉得自己幸运得难以置信，身体微微打战。安设阿波罗像的庭园和三岛裸身做日光浴的相片场景一模一样。会客室面朝庭院，看起来比照片小，可是就是这里没错。三岛先生身着雪白丝质衬衫卷起袖管，以他惯有的洪亮嗓音自二楼出现，边喊着“哟，欢迎光临”边下楼。他的登场有种戏剧性，散发着电影明星那种华丽的氛围。

他马上引领高桥和我到他书房。书房门口漫画的单行本密密麻麻堆得像是小孩身高那么高，非常引人注目。本来以为这是某种搞怪的恶作剧，可是三岛先生说他真的在读。一走进书房，他就说：“我好好把位置空下来等着挂你的画。”将我的画挂到大书桌正对面的墙



《海海人生——横尾忠则自传》
[日]横尾忠则著 邢衍伟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上。刹那之间，房间的感觉就完全变了个样。虽然觉得我的画好像有点跑错地方，可是三岛先生非常满意，反复像是确认那般对我说：“不错吧，不错吧。”除了我的图画之外，书房没有其他色彩特别鲜艳的东西，这张画简直就像拼花玻璃那样在墙上挖出一个洞，看起来熠熠生辉。在气氛凝重的书房挂上我的波普风插画，说不搭是不搭，可是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光荣了。三岛先生的书房收容这张图之后，让我感觉到我和三岛先生深不可测的内在世界似乎借由某种回路建立起了连接。画作的回礼，是附带签名的《三岛由纪夫短篇全集》和《三岛由纪夫戏曲全集》两本书。

他事先在书上写好我的全名，让我非常开心。书房的画自三岛先生在世时一直到现在书房主人过世，都还是挂在相同的地方。

陪伴三岛先生一起走在路上，比任何电影明星都还要引人注目。不是他穿着打扮特别糟糕，是因为他全身上下会散发出一股性格人物的气场。因为大家都在注意我们，和他走在一起我也跟着心情变得更好，感觉身体仿佛漂浮起来。三岛先生似乎是那种与其绕远路挑人少的地方，宁可挑人潮汹涌的地方走的人。说不定一边走路一边大声说话也是为了吸引其他人的注意。他还会特地搭地铁，即使车厢很空他也会站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大声说话。在餐厅之类的地方，如果其他人没有注意到三岛由纪夫的话，他会跑去柜台用很大的声音打电话说：“喂？我是三岛由纪夫。”

他的声音回荡在整家店，吸引所有顾客的视线。三岛先生这种纯粹质朴的孩子气让我难以抗拒。三岛由纪夫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思想。



▲横尾忠则应邀去三岛公馆吃饭，向三岛由纪夫(左)赠送画作

坐在约翰·列侬和洋子的床边聊天

“万圣节酒会你要不要来，我非常想要介绍你和某个人认识。”我接到贾斯培·琼斯的联络，穿上在伦敦新买的毛毡帽、装点着蛇皮的麂皮夹克、蔷薇刺绣的天鹅绒裤、及膝长靴，还有毛皮大衣，以一身这样的打扮出门，去他那间银行改建的巨大工作室。

玄关电铃响起，似乎又有谁到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打开玄关大门进来的那对男女。东方女人头戴黑色贝雷帽一身黑，瘦长男人身着轻便深灰色西装戴眼镜，任何人看一眼就能马上知道是小野洋子和约翰·列侬。因为大家完全没意料到会出现这样的人物，工作室瞬间鸦雀无声。

约翰、洋子和贾斯培在聊天，突然之间三人朝我走过来。一开始先介绍我。贾斯培说想要介绍给我认识，该不会是这两位吧，我都没想象过。我很兴奋，喉咙变得有点干。这个世界上我最想见的人出现在我面前，这真的是现实吗？现场的一切看起来都变得很虚幻。

贾斯培精心设计晚餐座位，让我坐在约翰旁边。我的英文程度只能说单字，和约翰几个字几个字这样聊，可是他用英文回话我完全听不懂。让我惊讶的是约翰右手大拇指和日本电视经常出现的某位知名指压按摩师一模一样。应该是因为弹吉他弹到完全变形。单单看这只手指就知道约翰不简单。

贾斯培酒会结束两三天后，我接到洋子一通出乎意料电话，邀请我说：“要不要来我们家玩？”约翰和洋子家面对西村一条不太热闹的人行道，建筑物一楼凹入，低于路面。

“FBI的人一天到晚都会从

对面楼上的窗户观察说有谁来拜访喔。”洋子说完瞪着那扇窗，马上把我拉进门。一进去是客厅，再里面是卧房，这是一户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房间里只有最低限度的家具，让人想象不到这是世界名人住的地方，非常朴素。房里除了他们两位之外，只有一位中国女秘书和一位男助理。约翰有点兴奋地哼着歌，大声说着什么在两间房里走来走去。两脚拇指从黑色袜子里面露出来。看到约翰穿着破袜子不以为意的样子，感觉好像可以看到他生活态度的其中一面，让我很欣赏。

洋子和我聊起来，约翰把路边买的啦啦啦啦出声的纸鸟放到房间里面飞，吸引我们的注意。至少我是这么觉得。洋子不知道自己和前夫生的女儿小京子现在在哪儿，觉得很担心，我很意外才刚见面她就没什么距离地跟我聊这些。

约翰依旧静不下来，在两间房间走来走去。助手买来几件法兰绒衬衫，他刚套上又脱下，同时拎起猫王的唱片《Blue Hawaii》，把我叫到卧室说用耳机“听听这一段”，猫王振动喉音唱歌的段落，听了好几遍。

最后约翰和洋子钻进被窝。让我坐在床边。床边地上日本杂志堆积如山。洋子小姐问我：“有位日本乐评家不太谈论我们，那家伙是什么样的人啊？”我和洋子小姐聊天，约翰在床上像鹦鹉那样模仿日本人彼此用日文对话的片段，从旁发出噪音。像是小孩觉得自己受到冷落吸引母亲注意那样有点好笑。

我在两人钻进被窝的床上和他们一起吃晚餐。他们在伸长的大腿旁边搁块细长的木板当餐桌，上面摆着筒朴的天然食品，我就这样陪在旁边用餐，感觉真的很奇怪，可是他们把我当成像家人一样相处让我觉得很开心。